

## 蝦

我其實一點都不喜歡水晶蝦，覺得牠們過於敏感、脆弱、難以豢養。但我並沒有對大正表達過任何反對的意見，因為大正都知道那些，他只是不當作一回事而已。他認為問題是可以克服的，他有能力把水晶蝦養活。

他把閒置在桌下許久的魚缸拿出來，清洗乾淨，在裡面鋪一層碎石、注入清水，然後裝上照明、打氣、過濾等等各種設備。由於距離上次使用這些器材，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，對大正來說，很多東西都跟新的沒兩樣。我們兩個人笨手笨腳，東拼西湊，一個零件裝錯了就重新來過，如此來來去去，耗掉了整個晚上。

等到終於弄好的時候，已經是凌晨三、四點了。

我和大正坐在床上，看著安置好的水族箱，內心隱隱然的有種莫名的雀躍感。

「蝦子什麼時候到啊？」我問他。

「明天吧，」大正說，「我問了賣家，他說蝦子差不多明天晚上會到。希望宅急便可以準時。」

「你想睡了嗎？」大正問我。

「不想。」我說。

「那我們就坐著吧。」

他把房間的日光燈關掉，讓水族箱上的燈獨自照明。水體反射光線，在後頭白色的牆壁上映出一波一波的光紋。我不知道為什麼，一瞬間突然感覺那些光紋是實體的存在，像貓一樣，有種很想要伸手去碰觸的衝動，然而當我起身往光紋抓去以後，碰到的卻只是冰冷的牆面。

「你在幹嘛？」

「沒什麼——」我把手縮了回來。

「還是睡吧，」大正把我拉回床上，「我明天還要值班。」

我和他一起躺了下來，雙腳垂掛在外頭。

「你先睡吧，明後天都放假，蝦子來的話，我可以幫你收。」

大正於是縮進被子裡，閉眼側身，靜靜的睡去。

我和大正是交友軟體上認識的。那段時期，我不明所以地陷入一個情緒的空洞裡，生活糜爛、晚睡，並且沉迷於性。總是無止盡的躲在軟體裡約炮，或者經常騎車到寧夏夜市附近的 Aniki，參加那裡定期舉辦的派對；我在那裏認識了一些人，也與一些人失散。老實說，我已經記不得大正是我的第幾個對象了，我根本無心去計算這些，我甚至懷疑，當對於性的渴求已經大過於其他的時候，還有誰會記得這些？它們就像滿溢在傷口邊緣的淡粉紅色組織液，成群大量的湧出，無暇被擦拭。

和大正約上的那天晚上，我剛和一個很要好的異性戀朋友吵了一架。他指責我是在刻意廢棄自己的生活，因為我根本講不出使自己陷入如此空洞的原因，只

是一再地讓負面的能量擴張循環，自溺在頹廢的世界裡，無藥可救。我不知道如何說明自己的感受，對於他的指責，雖然覺得他的話是對的，但內心一直有種，「你是能懂什麼」的憤怒感；我告訴他，像他這樣每天活得好、無憂無慮的人，憑什麼來指責我，就算是我刻意廢棄自己的生活，但那畢竟也是我自己的事，憑什麼由他來管。

我在這種憤怒又低落的情緒之下，和大正約上，來到現在我所在的他的房間裡，和他做愛。做愛的一切，極其普通，事實上，整段過程之中，我都竭盡可能地放空自己，好讓當晚憤怒的情緒能夠透過做愛而消逝掉。

我在他的房間裡過了一夜。隔天臨走之時，不小心在他的衣櫃裡瞥見了一套警察的制服。當下我非常地驚訝，但我並沒有讓這樣地驚訝顯現出來，只是靜靜的穿好衣服，與他道別後，靜靜的離開。

後來我們又約了幾次，才終於確定他警察的身分。他要我叫他大正就好，不要叫他的本名，他想把自己分成兩個部份，並且嚴格的不讓這兩個部份相混。工作是工作、生活是生活；我只在他的生活之中與他相識，而非工作。

大正把這條界線抓的很分明，要我遵守，即便到後來我們決定在一起，他的生活大量被我介入之後，情況也未有改變。

起初當然很不適應，甚至為此跟他吵了幾次架，但吵架並不能改變什麼。我告訴他，我並不覺得我的越界，會對他的工作造成干擾，如果真的有所干擾，承擔者並不會只有他一個人而已。他反駁，說我根本不清楚警察的身分，認知與實際情況有很大的不同。我認知並不代表我能真實的體會。兩者即使有其重疊的部分，但是大部分宣稱自己認知到某樣東西的人，都不是真實的體會。我和他各自站在兩條平行線上撕吼，問題始終只有歧異，沒有共識。

於是當我發現掙扎再無用的時候，我就放棄了。與他爭執的時候，我總是先舉白旗的那方，放棄爭辯、選擇了妥協。

大正突然間動了一下，像是夢見什麼可怕的東西，卻又隨即恢復了平靜。這時已經接近六點，我起身把魚缸上的燈關掉，那些波動的光紋也隨之消失。二手的打氣機馬達發出低頻的嗡嗡聲響，這聲音在闌靜的清晨，顯得特別的惱人。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特別的沒有睡意，從掛在衣帽架上的外套口袋裡掏出一包菸，走到外頭抽了起來。

大正不喜歡我抽菸。大概是他的工作環境總是有人抽菸的緣故，抽菸讓他想起了一些他厭於打交道的人物，然而他也知道那些大都是他內心的刻板印象而已，於是為了能夠說服我，他改以健康為由，開始約束我。這招式很賤，既以健康為由，我是真的很難反駁什麼，只好減少抽菸的量，或者就乾脆別當著他的面抽了。

我邊抽菸邊看著天空開始變亮，直到抽完菸，把菸捻熄、握在手裡，想走到附近的早餐店買早餐。我延著巷內整排摩托車，走到約莫兩百公尺外的早餐店，點了兩份蘿蔔糕，和兩杯溫豆漿。老闆娘很熱情的招呼我，因為經常來的緣故，我們很熟。

她問我最近過得如何，和我的隔壁鄰居處得好不好，怎麼最近沒看到我和他

一起來——老闆娘口中的鄰居指的就是大正，大正是我的鄰居，有個在外地工作的女朋友——我笑著跟她說，都還好啊，和平常沒兩樣，只是他最近好像比較忙而已，我來，順便幫他帶一份早餐。

在一連串應答之後，早餐做好了。我兩手各提一帶，又慢慢延著一整排的摩托車晃了回去。回到房間的時候，大正正在穿他的制服。

「拿去吧，你的早餐。」我提著早餐，在他面前晃來晃去。

「你怎麼這麼早？」大正問。

「沒睡，睡不著。肚子餓就跑去買早餐。」我把早餐放下，幫大正扣上左手袖口的釦子，「今天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「不知道，同事跟我調班，晚上要去臨檢。」他把外套穿上，穿好鞋子拿好早餐，就往門口走去，「你快去睡覺啦，晚上記得幫我收貨。我留兩支手機，他應該會打電話給你。」

「欸，你記得喔——」

門關上了。我突然很想睡。於是把早餐晾在一旁，躲進被窩裡，倒頭睡去。

醒來的時候已經接近傍晚，天色很快就暗了下來；室內光影逐漸收縮，從窗戶離開。想來其實滿特別的，在一天之內看著天空變亮又轉暗，中間的部分卻徹底消失，像失去一部份的記憶，或者是找到某個蟲洞的入口，能夠在不同的時空之間來回穿梭。我鑽出被窩，雙腳著地坐了起來，看早餐原封不動的擺在魚缸的旁邊，魚缸裡的水透過過濾器，不停的流動著，但是裡面卻連一個生物也沒有。我走近魚缸，把早餐打開；冷掉的蘿蔔糕上浮著一層油，並且沾滿了整個盒子，紙盒的盒蓋上，全是一塊一塊的油漬。

看見油漬，我突然間想起了大正告訴過我的一件事。他說，魚養久了，水面上頭會浮現一層半透明的油膜。形成油膜的原因，大致上是飼料裡面所含有的油脂、動物的排泄物，或是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所造成。如果不想逐一清理這些表面油膜的話，就得花錢裝一個油膜處理器來過濾；然而有一種魚會吃這些油膜，叫作「女王燈」。我其實對於這東西感到相當的疑惑，為此大正還上網找了圖片給我看，牠們小小隻的，身體是粉紅色的半透明狀。看著浮在蘿蔔糕上頭的這些油，我想我沒有吃的必要，因為我畢竟不是女王燈。

有的時候我想，大正腦子裡的這些養魚知識，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又為何而建立的。比起他的身分，或者其餘他所知的一切，我其實更為他所擁有的這些養魚知識所著迷；因為相比之下，我似乎什麼也沒有。有一回夜裡，我們躺在床上聊天，談及此事，他笑著說我一定也有在行的事，我問他是什麼——寫企劃、準時上下班、被老闆罵，還是做一個精美卻沒內容的簡報，以便公司會議的時候撐撐場面，哪一個？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當下很認真的質問著他這些問題，問完之後，被他罵了白癡。罵完後他笑了，他笑得很開懷，好像我真的講了一個很好笑的笑話一樣。

此時手機響了，是宅急便的送貨員。他的口氣極差，要我「馬上」出門領貨。於是我急忙從皮夾裡掏出兩張大鈔，踩著拖鞋跑出門外。開門時，看見送貨員的

臉上寫滿了不悅。王永正嗎？他問。我點頭，而後在單子上簽收，把錢給他，捧著一個小箱子轉身走向房間。

在這個箱子裡，就是大正一直心心念念著的水晶蝦；牠們被裝在一帶灌滿空氣的塑膠袋中，數量約莫有二十隻左右。我把袋子浸入魚缸的水裡，稍待幾分鐘過後，才解開橡皮筋，讓牠們真正進入魚缸水中。我把照明燈打開，看見牠們不知道為什麼，全部都聚集在過濾器下的一塊黑色海綿上不動，也許是過於緊張的緣故，或者有什麼其他的原因，我查覺不到，而我也並沒有告訴大正這件事，畢竟他在工作。界線一直都在那裡，怕他又因為我的越線而生氣，只能默默的祈禱蝦子們不要因為我的關係，在大正回來之前死掉。

我把垃圾收拾好之後，坐在地上看著水族箱。超白玻璃的透光度極高，水體像是被空氣一樣包裹著。我看著眼前的一切，突然間有種如釋重負之感，鬆懈下來之後，才發覺自己真的餓了，想到街上的超商買點東西吃。

我在超商隨便拿了個微波食品，坐在店內座位，隔著一面厚厚的玻璃面向外頭吃著。也許是太少關注周遭的模樣了，我才發覺玻璃外的世界不知道為什麼極為的湧動，像是正在醞釀著什麼大事一樣。人流和車流穿插交疊，無數招牌雜亂的亮著，燈光把整個黑夜撐了起來，所有的東西都在這條長長的街上一同被翻滾，一同被淹沒。而後我的視線向外、向下，移動到對面某個不大的巷弄口，看見一名小男孩，背著書包、站在明晃的路燈之下。不確定他在做什麼，像是在等人。等著他的家人，媽媽，或者爸爸。

我的視線一直定在當下。一直到那男孩離開，不在那路燈下之後，我仍然看著同一個地方許久，很想也走過去，在光底下站著。

但是我並沒有那麼做。總覺得那光屬於那個男孩，而不是我。

我把桌上的垃圾丟進垃圾桶以後，離開超商，回家。

回到家，看見大樓的感應門開著，整棟樓連一盞燈也沒有。詢問路過要出門的住戶，才發現是大樓跳電了。

我無奈地走進房間，裡面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，突然間想起魚缸裡的那些水晶蝦，連忙打開手機的光，對著水族箱照。過濾器停了，馬達的低頻聲消失，蝦子仍然群聚在那塊黑色的海綿上不動。確定蝦子安好以後，我靠著手機的光，環顧了整個房間，發現就連窗外也無法透進一絲微弱的光，這下我真的什麼都不能做了，連洗澡也無法，看著手機電量僅存二十，索性整個人躺在床上，對著天花板發呆。

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整棟大樓停電了。記得上次停電，我正在洗澡，身上還全是肥皂泡泡的時候，電瞬間就沒了。我在浴室裡不停地罵髒話，大正拿著浴巾跑進來要我趕快沖一沖出來就好。出來以後，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，房間內好黑，也放棄使用手電筒照明了，於是我們就躺在床上聊天。聊到他以前養魚的經驗時，他突然間告訴我他想養水晶蝦。我問他為什麼，他說他很喜歡水晶蝦那種幾乎透明的身體，雖然很脆弱。

「但是你不覺得很好玩嗎？」他側身對著我說。

「好玩？」

「那種可以將一個東西看透的感覺。」

「牠們可以活多久？」我問他。

「一年而已。」

「但是如果養得好的話，牠們會繁殖，不必擔心消失。」

「那你知道怎麼養嗎？」

「我以前養過啊！但是那時候要搬家，就送人了。」

「我其實比較想養狗。」

「狗嗎？狗滿可愛的啊！但是狗還需要帶出去玩，需要陪伴什麼的，要花很多時間，很麻煩。」

「我沒有說我要養啦，我只是說我想而已。」我硬是笑了一下，「你想養水晶蝦的話，就養啊。我可以幫你弄。」

「過一陣子吧，到時候再來弄一個很漂亮的魚缸。」

我記得後來他還問我怕不怕黑，我告訴他我其實有點怕黑。但並不是像幽閉恐懼症那樣，極端的怕黑。小時候特別怕黑，長大之後就沒有真的那麼怕了。只在面對那種極度幽深的黑暗，並且一個人的時候，會感到恐懼而已。他問我為什麼，我不知道為什麼。就像現在這樣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望著黑暗，竟然開始想念起大正。

這真是一個老套的概念：黑夜裡因為孤單，想起遠在他方的伊人。但我似乎就真的是一個這麼老套的人。老套到，甚至想用僅存的手機電量，打電話給大正。我輸入他的電話號碼，真的把電話撥了出去，接通聲響了幾次以後，總是轉接語音信箱。雖然這是一個可預知的結果——大正工作的時候從來不會接我的電話——但我還是又試了幾次才放棄。

把手機丟在一旁。我開始不明所以的大哭。

認識大正以來，這是我第一次大哭。空虛感一瞬間襲上來，淹沒過我的全身，好像又回到認識大正以前，那段很空洞、很空洞的時日。然後開始質疑起自己，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甘願躲在大正的生活裡面，像蟲一樣一直寄居著。不止一次，有一個聲音尖銳地在我耳邊反覆地質問著：「為什麼、這樣做有意義嗎？」之類的，其實已經被回答完的問題。答案就是，不知道，和沒有。不知道為什麼、沒有意義，但我就是如此而已。

大哭了幾分鐘以後，眼淚終於止住。我想騎車到 Aniki 找小 b。

小 b 是那裡的櫃檯人員，是個很熱情的零號。雖然娘炮和死 gay 這類標籤在他的成長過程裡，從未缺席過，但是他很勇於與外界不同，勇於在社會各個層面裡活躍著，這點與我或者是大正，都很不同。我其實很羨慕像小 b 這樣的人，他們的陰性特質，由內在與外在相一致，不用任何的掩飾，習於讓光直接照射進自己的身體裡，雖然內部也有屬於自己的黑暗，也並不是所有人都接納這樣的透明，但是至少，他們被看得很清楚。

第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，我非常記得自己內心其實非常的忐忑，忐忑源自於

外人對於這個地方的描繪，源自於猜測，但是當我一踏進店內，遇見小 B 以後，很多的疑慮似乎就消失了。雖然熱情地向客人介紹場地以及規則是他的職責，然而那種遠多於例行公事的熱情，卻有的時候，可以很輕易地讓人卸下心防。

我騎車在夜裡的台北逛。夜裡的台北其實並不像許多電影畫面那樣，空蕩寂靜，特別是在圓環這一帶，人車仍然流淌著、宣洩著白天日常裡，過分產出的焦躁與不安。車騎到寧夏路上後，我在一棟大樓門口停下，把車停好，走進大樓的電梯內，按下 B1。電梯門開後，我看見小 b，就在櫃檯的地方，滑著手機。他沒有看見我，於是我走到櫃檯，拍了他的肩。

我說：「欸。」

「欸幹！你怎麼在這裡？」小 b 抬頭，驚訝的看著我。

「幹嘛？不歡迎我喔？」我開始轉身，「好啊，我現在走。」

「北七。」小 b 抓住我，開始扭動他的身軀「你好久沒來惹，好想你喔。」

「屁咧。什麼訊息都沒傳。」

「真的啦。」他開始跺腳。

「好咩。相信你一次。」我笑了一下。

「最近客人越來越少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怎麼了嗎？」

「臨檢啊！你沒看到新聞嗎？最近好常來臨檢，煩死了。」

我搖搖頭。

「你要進去嗎？」小 b 問。

「不進去我來幹嘛？」

「來看我啊，你不想我嗎？」小 b 嘟著他的唇，作勢想要親我。

「不要鬧了啦！」我們都笑了，「錢給你。」

小 b 收了錢，給了我一條防水的感應紙手環：「你應該知道怎麼走吧？今天有活動喔，要脫——光，嘿嘿。」

看著他猥瑣地笑著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覺得特別的熟悉。

「你可以再北七一點。」我轉頭笑著對小 b 說。

我走進更衣區，脫去衣服，用手上的感應器打開衣櫃，放入衣服後關上，接著拿了一小條毛巾，略過蒸氣室，走入浴室洗澡。

這裡的一切都沒有變。一切都如同我第一次來的時候那樣。人流在不同的區域之間穿梭、佇足、凝視或打量著對方。我們所有的人，全部赤裸，外在全然的透明，原始的慾望充斥在黏稠的氣息裡，偶爾流動，偶爾大量的停滯。

洗好澡後，我往地下二樓走。通過小房間區、和大暗房區，來到主題活動區。越往裡走，音樂聲越大；重低音的節奏，一拍一拍的震動著耳膜，刺激腦部，身體內全部的臟器，皆灼熱的跳動著。主題活動區外站著幾位服務人員，他們在發放頭套，所有入場者，都須戴上頭套，把自己屏棄在場區外後，才得以進入另一個世界。

Aniki 的內部，並不是全然的黑暗，他們將螢光條塞在牆縫中，讓微弱的光

指引著人走。然而其實那裡所有的木板牆，都是有縫隙的，平日的日光燈一照，看上去就只是一般的線條而已。

我在裡頭走著，並沒有打算做些什麼。裡面的人形形色色，高矮胖瘦都有。他們在角落親吻，撫摸著彼此的軀體，領著對方走入暗房內進行一場又一場無止盡的歡快，細微地呻吟聲像霧一樣，虛虛實實地密佈在噪動的音樂聲之間。人心漂浮在半空中，一會兒向上攀升、一會兒向下墜落；然而墜落並不致於觸地，在這裡，不會有人觸地，因為摔毀是外面世界的事，雖然隨時都可以發生，但在這裡，那也是相對遙遠的事。

後來，有一名看起來像是學生的男生向我走過來。他的皮膚白皙，肩膀並不寬闊，然而身上卻隱約看得出一些肌肉的線條。他伸手一把抓住我的陰莖，開始輕微的搓動。接著他全身向我傾斜，頭湊了過來，想要吻我。我用手抵住他的腹部，摸到了一些清楚深刻的刻紋。他似乎不解我抵住他的原因，我看不清楚他的樣子，但是沒多久，他便側身與我交錯而過。

當下我並沒有想要抓住他的衝動，以前的我會，我會想抓住他，把他拉進暗房內，清清楚楚的感受他的身體一番。我沒有這麼做。因為我清楚知道，我來這裡，並不是為了找他。

不知道又過了多久，我開始往回走，想走回浴室沖澡，穿上衣服後去找櫃台小b。但是當我走到一半的時候，周遭和前方開始起了一些異於剛才的騷動。這時，聽見有人在路口處喊著：「臨檢」之類的話，有人開始走往更衣室，想把衣服穿上，也有人就只是站著，看似早已習以為常。

隨後有十幾名警察，從入口處疾步貫入，要我們都待在原地，並且分頭進行盤查。我用小毛巾把下體遮住，在原地站了一會兒，一名警察的身影出現在我的正前方。我抬頭一看，發現是大正。

他穿著警察制服，嚴肅地矗立在我的面前。

「身分證號碼給我。」

看得出我們都很震驚，但是他似乎特別地故作鎮定，雖然語氣裡有點顫抖。我隨即報上我的身分證字號，他在一台機器裡點了幾下之後，突然用力地抓住我的手臂。我感受到他的手掌烙印在我的皮膚上，以及隨之而來地一種極為肅殺的氣息。

「你可以走了。」他說。嚴正的語氣，像是在命令我非得這麼做不可。

我沒有看他的臉，只感覺他的眼神徹底地將我釘住，像是幾乎要把我看穿一樣，讓我有種犯罪的錯覺。

接著他往後走，繼續盤查下一個人，但是我卻仍然愣在原地，久久站在那，像是死掉一樣，動也不動。過程中，我腦內的資訊量在瞬間爆裂開來，我開始回想一切原由，想回過頭來向他解釋我身在此地的原因。我想告訴他，家裡停電了，他心愛的蝦子被我放進魚缸裡後，全部聚集在黑色的海綿上不動；我想告訴他，我在附近的巷口看見一個男孩，他站在路燈底下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也有站在那底下的衝動；我想告訴他，我在全然的黑暗裡獨自大哭了一場；我想告訴他，

我打了電話給他，但是他沒接；我還想告訴他，我想他。

然而我一句話也沒開口。

所有的話梗在喉嚨處，上不去也下不來。我感覺我失去了所有能夠說話的能力，像個啞巴，卻連手語也不會。我所擁有的一切，都被他的眼神給釘死了。

並且我在剎那間，才突然意識到，原來我和大正，竟然可以如此的不同，如此的對立。

我就這樣站著，直到所有的警察離開，周遭地一切恢復平常為止。

我穿上衣服，走到櫃台，在小 b 的旁邊坐了下來。

「怎麼？不玩了嗎？」他問，「不要管他們啦，他們這麼常來也不知道是要幹嘛，一堆客人都被嚇跑了。」

我什麼話也沒說。

「欸可是，你不覺得剛剛有一個警察還滿帥的嗎？」他興奮的推我。

「誰？」我的身體隨著他推我的頻率來回晃動著。

「有一個啊，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啦！唉。」

「大正。」我小聲的在嘴邊說。

「什麼？你剛剛說什麼？」小 b 轉過來看向我。

我直視前方，平淡地否認：「沒什麼啦。」

「你今天上班到幾點？」

「現在幾點？」

「五點半吧。」我其實根本不知道時間。

「那再半個小時就好。你陪我坐一下，我好無聊。」小 b 將頭斜靠在我的肩上。

「欸，下班後我們去吃早餐好不好？」

「好啊，我沒事。」

「嗯。」

我們根本不知道坐了多久，時間像是徹底凝滯一樣，地下室看不見外面的光，我們察覺不到時間，也根本無心於察覺。直到小 b 的同事出來交班的時候，我們才意識到，原來都已經六點多了。

我和小 b 到附近的永和豆漿吃早餐。以前我們也經常這樣，我等他下班，兩個人對坐，吃著早餐。小 b 會點滿整桌各式各樣的餐點，然後用他略帶尖銳的嗓音說：「開動吧！」開動之後就是一陣狂吃，完全不顧對座的我，或是店內其餘的客人。第一次見著如此景象的時候，內心不免想著：這人也太做自己了吧！然而同樣情形經歷了幾此以後，就會發現，這其實就是他啊。眼前這個大吃大喝的人，小 b，這就是他。

「欸說真的，你為什麼又突然出現啊？」小 b 塞了一顆煎餃進嘴裡，「我還以為你不會再來了，想說你有可能交到男朋友，或是有別的原因不敢來。」

「我其實一直都很想來吧，來看你或什麼的。」

「那為什麼之前都不來？」

「沒空吧。」我拿著筷子，在醬油膏裡胡亂畫著圈。

「北七喔，不要給我在那邊找藉口喔。」

「真的啦！」

「呷塞啦！」

「你才呷塞。」我用手掌堵住小 b 的嘴，「欸你知道嗎，我其實滿羨慕你的。」

小 b 把我的手撥開：「羨慕什麼，是忌妒吧！忌妒我太美，吸引太多男人。」

「羨慕你這麼自由。」

「少來，你一定是羨慕我太美。我還記得你第一次來的時候，好土好蠢。」

「那現在呢？」

「還是一樣啊！蠢死了。」

「幹！你死定了。」

吃完早餐我們分別，陽光斜灑在我們身上。如果沒人告訴我太陽是從東邊升起的話，身處於城市裡，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從哪冒出來的。

我騎著車，又在附近晃了一下。寧夏路、圓環周遭的人車再度滯跌，生命又開始焦躁了起來，而我卻累了。

回到房間的時候，已經十點多。大正早已離開房間，上班去了。我檢查了一下燈的開關，發現電已經回來，但其實並沒有什麼用，因為陽光早已佔滿了正個房間。我癱坐在地上，看見昨天放在桌上的早餐已經不見，大概是大正受不了，拿去丟了。我的視線往左移動，仔細的看了魚缸中的蝦子，牠們似乎散開了，不再焦慮的聚集於黑色的海綿上端。我把照明燈打開，再一次搜索了整個魚缸，發現有些蝦子仍然沒有動靜，停滯在魚缸底部的小碎石上。我有點疑惑，於是拿了不銹鋼鑷子，伸進水裡試著去碰觸那些不動的蝦子，這才發覺，牠們好像死了。

真的死了。死了十幾隻，原本的一半。

我逐一將這些蝦子的屍體撈出來，走進浴室，將牠們倒進馬桶裡。我看見牠們有的沉入了馬桶的底部，也有的就這樣輕輕的浮在水面上，但是牠們卻都一樣，特別的透明。我按下沖水鈕，屍體隨即被旋轉的強力水流給淹沒。其實沖水的聲音很大，大過外在的一切聲響，卻不知道為什麼，總覺得除此之外，我還能聽得見牠們的聲音。那些被沖走的水晶蝦，像是在哭。